

毛澤東書法精選



橫西風  
會長興在  
年年下  
雨  
蒼龍

苏彦斌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書法精選

沈鵬題

晋新登字 6 号

**毛泽东书法精选**

苏彦斌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9 字数:144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3—02282—X

---

价:6.90元

## 编 者 的 话

本书所选作品多为 1967 年前后,敬见于各处报纸、杂志等处刊载的作品。限于能力遗漏在所难免。本意在于反映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在书法艺术方面深厚的功底和艺术的巨大魅力,对其所涉历史环境等方面的探究非本选集所能。望各方鉴谅。

本书的出版得到各方同志的大力协助,特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亲题书名、作序,及张正武先生鼎力辅作出版。在此一并深表感谢。并以此书的出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 100 周年。

编 者

一九九三、二、于北京

# 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代前言)

——学习毛泽东草书艺术

沈 鹏

评价艺术,不必因人而贵,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然而按鲁迅所说,「就事论事」谈作品固然无碍,但最好「顾及作者的全体,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一位站在历史潮流前列,从正面引导历史前进的伟人,我们当然不能离开他的全部革命实践看他的宏文,也不能离开他的全部实践与宏文看他的诗词、书法。按照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文」为「道」而确立价值取向,诗词是余事,书法更其余事了。毛泽东如若不是书法家,无损于他的历史地位,但是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书法家,他的形象就更加辉煌丰满,异彩夺目。毛泽东书法在毛泽东留下的大量遗产的宝库中只占很少一角,但仅此一角已给我们整个时代以及无数后来人提供了可贵的美学源泉。

毛泽东,几乎可以说无心做诗人,无心做书法家。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埋葬旧中国,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一生始终引导时代前进为最基本的实践内容。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毛岸英要父亲写诗,毛泽东回信:「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的诗兴被不平凡的历史使命冲跑了。可是,虽然一个时期写不出,却绝没有派灭诗情、诗才,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全副精力投身革命洪流,他的诗情、诗才在时代熔炉的高温下千锤百炼析出纯金。毛泽东于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他的六首词时曾有一

段说明,开头便是「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几句话写得很轻松。「通忘记了」,表明对自己的作品不在意。而「马背上哼成」则形象地显示出革命家兼诗人的气质,原来杰出的诗人毛泽东首先是马背上的革命家。

我想,我们大体上可循同样的思路管窥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人论书理,尝与兵理并提。康有为曾说「书道犹兵也」,托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有一段名言:「夫纸者阵也,笔者刀也,墨者釜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这段话索性把书法创作过程比为用兵。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无论写字或用兵,都是诸种因素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矛盾统一、转化过程。书法艺术离不开特定的物质载体,纸、笔、墨、砚缺一不可,但是「心意者将军也」,作者创造意识的高下,也即审美理想的高下,发挥个性的能力,在创作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本领者副将也」,照我们时下常用的话语,主要归于笔墨基础工夫。「将军」有了「副将」配合,也即「心意」通过对物质材料的驾驭,把特定美学理想体现为直接现实性的能力,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

读过上述传托王羲之的引语,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胸有雄师百万、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不正是最善于指挥号令、谋划智取的统帅吗?既然如此又何况区区尺素呢?诚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但是尽管毛泽东是独创一格的杰出书法艺术家,我们仍应指出,兵

法与书法同理却不同道,书法有自身的技艺规律,书法最初的起步离不开最基本的点划工夫。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毛泽东早年端庄谨严的毛笔字如「还书字条」(五月七日,民国奇耻)等,可以肯定他对传统的楷书曾下过认真临摹学习的工夫。受到清末民初书坛的普遍影响,碑派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地流露出来,结字大体均匀,笔触偏向方折。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后期,碑派影响在毛泽东行草书中一直保持着。与此同时,毛泽东行草书中有着另外一种因素——帖派风格,它与碑派风格同时并存而且逐渐增长,这也同毛泽东早年学过王羲之《兰亭序》等字帖有密切关系。延安时期,在物质条件困难的境况下毛泽东没有忘记随身备带一套晋唐小楷法帖,批文件、题字、写信,一直保持使用毛笔的习惯。书艺的日进,在他看来是长期积累、发展的过程。从毛泽东所书信札来看,大约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五〇年八月,终于出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体现在写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毛煦生、柳亚子、龙伯坚、刘揆一、杨开智、李崇德、毛森品、李淑一、张鼎、黎锦熙、马叙伦、粟裕等人的一大批手札中,达到了高度个性化,体现出对于草书规律的运用自如。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孙过庭将草书与真书在比照中论述,而「使转」历来被认为是草书最本质的特征,是草书生命力的最深刻的根源。使转,意味着线条的急速运动,形体的灵活多变,意味着书写者性格的发挥,主客观关系的人

天合一……毛泽东驾驭线条的高度技能,通过提按、轻重、缓急、疾涩……随意中不失法度,从容不迫而游刃有余。由「使转」形成的「势」,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较长时期里,呈左向或右向的侧面姿态,可以说「势」还较多地表现为外部形式。毛泽东进入高度成熟的草书,「势」成了发于内而形于外的运动感,「势」由内在的生气,导至多向、繁富、灿烂而华美。

上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五〇年八月的一大批信札,其内容有不少属嘘寒问暖、情感交流,既是日理万机的点滴,也是宏伟生涯中含英咀华的一侧。处在「百年魔怪舞翩跹」到「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历史转折关头,与五亿人民跳着同一脉搏的领袖,心情激动不能自己,而在书法中流露出来的,分明有着几许欣慰、自得,从容、悠闲,有着一一种「喜气写兰」的意味。如果说,毛泽东以往许多信札虽然早已登上书法殿堂,但还顾不上更自觉地进入艺术创造,那么,现在,或许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毛泽东潜意识中强化了书法艺术的创造意向。「文」虽仍是「载道」工具,「文」又加强了书法艺术给人的美感。书法艺术的创造主体,在非常放松的心态下进入了美的创造。倘把中国革命比作一部宏伟的交响乐,那么,这部乐曲的指挥者正是在特定的乐章编织了他的「华采段」。这个乐段当然有别于他全部生涯的主旋律,但是它不可多得,具有其它各种创造不可替代的美。

艺术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一大流派。历史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并交替发展。毛泽东的行草书属于浪漫主义体系。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行草书实现了又一次飞跃,浪漫主义书风进一步高扬。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善于把远大的革命理想与认真的求实精神相统一,在诗词创作中体现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来源于革命者的情怀,也同他对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流派的深刻理解和爱好分不开。基于大体类似

的原因,毛泽东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决非偶然;深广的书外工夫转为丰厚的书法内涵,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昂扬斗志传达到书法家敏感的毫端,毛泽东行草书势所必然地成为书法历史长河中的精萃与当前时代精神相碰撞的一股激流。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里希特点出「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受拘束和无穷无尽的美」,毛泽东浪漫主义行草书的杰作,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

毛泽东自书《满江红》、《长征》、《娄山关》、《六盘山》等作品,还有刊载于《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一大批作品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厢记第一折》、《梅花九首之一》、《解佩令》、《三垂阁》等等,都是以垂诸后世的珍品。或许,当我们细察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个别的失笔,有些作品中字间发生「触笔」之忌,但是我以为需要特别指明,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行草书中找到小失,却绝对找不到叫做「平庸」的东西。从明、清馆阁体书法中是找不到「失笔」的,然而馆阁体作为一种书风来说却是平庸的。大书法家不同于书匠,在于前者书写时首从总体布局着眼。「心意者将军也」,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句话后面《题卫夫人《笔阵图》》紧接着提出「结构者谋略也」。以结构为谋略,便意味着章法为一篇之总要。古人称布局为「谋篇」,这个「谋」字实在很重要。既是「谋」,便要大处着眼,要分主次、虚实、疏密……不斤斤于点画之间。说到这里,我们会不会觉得,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与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虽然兵、书不同道,却实际上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呢?从毛泽东全部革命实践、理论以及诗词文章来看,怎能设想他不会不去循着浪漫主义书风开拓呢?

但是,艺术家确立了一种意向,却不等于具备实际完成作品的才能。黑格尔把艺术创造中的才能与天才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开来。黑格尔解释单纯的才能

是达到技巧熟练,至于天才,则是一种「很轻巧地完成作品的潜能」。我国古代品评书画分「神」、「妙」、「逸」、「能」(宋以后置逸品于神品之上),其高下区别也在天才与才能之间。毛泽东的书法,无疑是天才的产物,他经过长期的才能的训练(临习与默契),驾轻就熟地找到了最切合自己主观情愫的表现方式,找到了自己特殊的艺术语言。

书法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重在主观表现的。草书可以说是诸神中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的热情之神),是各类书体中通向浪漫主义最便捷的途径。我国历史上盛唐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大家,把浪漫主义书风推到顶点,显现了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毛泽东敏悟到盛唐浪漫主义书风是他最理想的借鉴对象。毛泽东将影印本《怀素自叙帖》赠给大平正芳,是一个信息,最重要的信息储存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的作品中。他善于遗貌取神地学习怀素,比如总体布局的出其不意,线条运行的活力充沛,墨沈淋漓中掺进渴笔,紧锣密鼓骤然歇声……毛泽东据盛唐狂草融合各家各派化为独特的自己的语言。比如《六盘山》词的书写,从「天高云淡」起始直到「屈指」一气直下,紧接着「指行程」四字骤小,从最强音骤然降低八至十六度,往下看,结束上阙的「万」字特别加大。以下留大片空白之后,同一行的「六盘」二字,分布只占「万」字的六分之一,待全篇结束,以上款、题名等小字与之遥相呼应,取得浑然一体的效果。毛泽东草书中的神来之作,仅用「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形容是不够的,李白赞怀素的「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草书歌行》)才是最好的写照。《六盘山》仅为一例。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致田家英信,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毛泽东有关书法的重要手札。单从书法艺术看便是不不可多得的精品。信笺写到末尾不留空白(毛泽东信札绝大多数如此),是旧时养成的节约

习惯，从书法艺术角度看，也为了便于形成完整的格局。毛泽东让田家英「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信中透露毛泽东对所藏从王羲之到于右任草书早已领略精研，但是还不满足，「必真迹观之乃得趣」（米芾），因此提出向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作。毛泽东从博大中求精深的学习精神与学习方法，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毛泽东一贯尊重我们民族的历史，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样，在草书艺术的天地当中，从王羲之到于右任，都囊括在他的视野之内。高山不让土壤，江河不择细流，目标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以碑系与帖系两大流派来说，历史上的大书法家都曾采取兼收并蓄的立场。刻帖之风滥觞于南唐，盛于北宋，自刻帖之风兴起，「二王」成为帖派之祖，但王羲之变隶体为真书，变章草为今草，新风格的创始，恰恰是前代「碑系」（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特定的称谓）的发扬。毛泽东注目的于右任，分明是现代碑系风格的大师，是清代碑学延续到本世纪中、下叶的杰出代表。于右任长期探索众多的汉、魏碑刻，但他的书法中又融汇了「二王」为代表的帖学精萃，于右任书法本身已告诉我们源头由来的信息。

「观千剑而后识器」。称得起大艺术家的人，承传的定向性不排斥多向约取，风格的独创性不必。悟百家。杰出的艺术家恰恰是在大量采纳、融化古今中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达到独特的高峰。拿书法史上并存的碑帖两大派系来说，毛泽东成熟期的行草书诚然以「帖」味居多，然而毛泽东早期的碑学工夫，已融化在后来的作品中。而从王羲之到于右任的广泛吸收，使毛泽东的作品的独特风格决不单调偏狭。无条件的包容各家会失去独自面目，但是单调偏狭决不会有艺术上的丰满多姿。从毛泽东书法创作我们应当得到启示「碑、帖的高下优劣之间，存在艺术上的取向异同，却

不存在无条件的非此即彼。毛泽东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读帖」，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秉忱亲对我说，毛泽东爱读帖，像读书一样认真读，靠特殊的记忆力将读帖所得化为自己的笔墨语言。我体会，对本临摹在毛泽东不仅缺少足够时间，以他的学养、胸怀，以他「食而化之」的学习方法，都不很相宜。毛泽东崇尚的是「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苏轼），「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会通于意念之际」（项穆），「离形得似」（姚孟起）……当代李可染曾说毛泽东书法「变化不可测」，这句话很好地点破了毛泽东草书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它难学，某些方面不可学到。在结束这篇短文之际，我想起苏轼论王安石书法「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须知绝对的可学或不可学是不存在的，领略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先要理解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他的文章诗词，学习毛泽东的书法先要学习他的全部人格以及他创造性地对待书法艺术的立场和方法。我们要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期望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

一九九二年二月

獨坐之秋、湘江如畫  
橘洲、長沙、山、江、道  
石、林、其、流、水、江、理、名、區  
石、舟、爭、流、雁、馬、胡、子、長、空  
魚、初、涉、底、草、新、老、相、見  
競、自由、快、爽、之、趣、可、愛  
茫茫、大地、任、沈、浮、橋  
來、石、任、流、浪、任、流、浪、任、流、浪



獨  
 立  
 寒  
 秋  
 湘  
 江  
 北  
 去  
 橘  
 子  
 洲  
 頭  
 看  
 萬  
 山  
 紅  
 遍  
 層  
 林  
 盡  
 染  
 漫  
 江  
 碧  
 透  
 百  
 舸  
 爭  
 流  
 鷹  
 擊  
 長  
 空  
 魚  
 翔  
 淺  
 底  
 萬  
 類  
 霜  
 天  
 竟  
 自  
 由  
 悵  
 舉  
 廓  
 問  
 蒼  
 茫  
 大  
 地  
 誰  
 主  
 沉  
 浮  
 攜  
 來  
 百  
 侶  
 曾  
 游  
 憶  
 往  
 昔  
 崢  
 嶸  
 歲  
 月  
 稠  
 恰  
 同  
 學  
 少  
 年  
 風  
 華  
 正  
 茂  
 書  
 生  
 意  
 氣  
 揮  
 斥  
 方  
 道  
 指  
 點  
 江  
 山  
 激  
 揚  
 文  
 字  
 奠  
 土  
 當  
 年  
 萬  
 戶  
 侯  
 曾  
 記  
 否  
 到  
 中  
 流  
 擊  
 水  
 浪  
 遏  
 飛  
 舟  
 飛  
 舟  
 激  
 揚  
 文  
 字  
 奠  
 土  
 當  
 年  
 萬  
 戶  
 侯  
 曾  
 記  
 否  
 到  
 中  
 流  
 擊  
 水  
 浪  
 遏  
 飛  
 舟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  
 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竟自由悵舉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  
 斥方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奠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主席手書：《沁園春——長沙》。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  
 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和柳先生詞一首  
 毛澤東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闐詩人兴会更无前  
 和柳先生词一首

毛澤東

毛主席手书：《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暮春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之作 敬祈教正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暮春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之作敬祈教正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

毛主席手书：《七律一和柳亚子先生》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毛主席手書：《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1949年4月）。

大江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  
 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如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醉滔滔  
 心潮逐浪高  
 调寄菩萨蛮登黄鹤楼  
 一九二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如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醉滔滔心潮逐浪高  
 调寄菩萨蛮登黄鹤楼一九二七

毛主席手书：《菩萨蛮—黄鹤楼》。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  
 回首，萬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攬巨瀾。  
 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鏢未殘。  
 天欲墜，賴以拄其間。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回首，萬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攬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鏢未殘。天欲墜，賴以拄其間。

毛主席手書，《十六字令》三首。

我失 驕揚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聞訊梁副河姑有吳剛捧

出桂枝花玉。碎棄嫦娥

對廣袖空長空且

為愁魂舞

報人間會化荒涼飛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  
五月十一日

《蝶戀花——答李淑一》。

頓作傾盆雨。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毛澤東



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  
 浪下三吳起白波，天邊百戰起紅塵。  
 風檣動，魚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天際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雨，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水調歌頭

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  
 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魚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際變通途。更立西  
 江石壁，截斷巫山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